



宋槧太平御覽



13
403
130



13
403
130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一

百穀部五

豆

豆

麻



八幡田中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月山諸田一人
悼君以贖贈
所購以贈

早田圖書

焦贛易林漸之軌曰且種菽豆暮成藿葉心之所願志快
意愜

毛詩幽雅曰七月烹葵及菽

又魚藻采菽曰采菽采菽筐之笱之

又后稷曰蓺之荏菽荏菽旆旆

左傳成公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辯菽麥

春秋佐助期曰豆神名靈殖姓樂

春秋說題辭曰菽者屬也春生秋熟理通體屬也菽赤黑

陰生陽大體應節小變赤象陽色也朱均注曰陰陽謂春夏也大體謂多黑也

小變謂時之然也

孝經援神契曰赤土宜菽

爾雅曰戎菽謂之荏菽郭璞注曰孫叔然以為大豆按春

子亦云北戎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

龍魚河圖曰歲暮夕四更取二十豆子二十七麻子家人

頭髮少合麻豆著井中呪勅井使其家音年不遭傷寒辟

五溫鬼

史記曰張儀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

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

又曰棄為兒時好種樹麻菽麻菽美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太原人也與周黨相友黨每過仲叔

共啗菽飲水無菜茹

又曰赤眉平後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

又曰光武二年寇恂為潁川郡太守郡生旅豆收得一萬餘斛以應給諸營

又曰鄧禹攻赤眉陽敗奔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

又曰劉平嘗為餓賊所得平叩頭曰老母飢少氣待平為命願得還飯母馳來就死賊即遣去母已食平日向與賊期義不可欺乃復往賊驚怪其信義曰不忍食汝平既免脫乃據莢得三升豆以謝賊恩

又曰倪萌字子明齊國臨淄人兄為赤眉賊所得賊欲殺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遂放之

後漢書曰世祖自薊東南至饒陽蕪萋亭馮異獻豆粥

又曰馮異破延岑時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斗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

又曰獻帝在長安穀貴豆一斛二十餘萬

又曰汝南有舊鴻郟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毀之時人歌

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餘我大豆烹我芋魁

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

漢名臣奏曰丞相薛宣曰陛下八月耐祠嘉美上昇皇天報應茂陵寢廟上食日玄鳥來至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食物之象也

蜀志曰彭承與諸葛亮書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況僕頗別菽麥

魏志曰華佗還家太祖累書呼佗佗恃能廢事猶不上道託妻疾太祖大怒使往視若妻信疾賜小豆四十斛

吳志曰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陸遜遣親人

韓扁賁表報遇敵於江中羅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以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關狹且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豆與諸將弈碁射戲如常

又曰趙達善竿使人取小豆數升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

王隱晉書曰時王浚稱制邊陲潛使人問霍原原不荅浚旣銜之又有遼東內徒三百餘人依山爲賊意欲劫原爲主亦未能行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爲豆者霍也浚遂害原懸其首諸生悲哭其中

俄而帝見廢之應

南史曰傅琰爲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琰各問雞所食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

北齊書曰庫狄伏連之家口百數盛夏之日料以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為設豆餅伏連問此豆何因而得妻對向於食馬豆中分減充用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之人並加杖罰

唐書曰裴諝為河東道租庸等使時大旱諝請入計代宗召見問摧酷之利一歲幾何諝久之不對帝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帝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閒三百里見農夫愁歎穀菽未種誠為陛下憂之而乃責臣以利故臣未敢即對

又曰貞元中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開部下荒田數十里勸軍士樹藝歲收菽粟數十萬斛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爰有膏菽

菽豆也

管子曰桓公伐山戎得戎菽以布天下

鵠冠子曰兩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賦稅民可使富也民非水火不生

聖人治天下使菽粟加水火

淮南子曰河中水調而宜菽

又曰孟夏仲夏天子衣紫衣乘赤騮

騮赤馬黑髦也

食菽與雞

說苑曰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殮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為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謂其無德也頃臣願有請於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殮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

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確何足恤哉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莢蕃實二七十大菽則圓小菽則博以芳稱之四實也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美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

世說曰魏文帝使東阿王七步作詩不成當行大法玉應聲曰箕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乃急

又曰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使辦恒冬天得菹以萍菹汜勝之書曰大豆保歲易爲宜古所以備凶年也種大豆率人五畝大豆忌申卯三月榆莢時兩高川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小豆不保歲難得宜樞黑時種畝五

升豆生布葉鋤之生五六葉又鋤之治養美田畝可得十石一斗大豆有萬千粒

又曰夏至二十日可種豆帶甲而生不用深耕豆花憎見日則黃爛而根焦矣知歲所宜以囊盛種平量埋陰地冬至後五十日以發取量之最多者種焉

說文曰小豆菽也箕豆莖也藿菽之小也

物理論曰菽者衆豆之惣名

嵇康養生論曰豆令人重榆令人瞑

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旦亦用月半以麻子七枚赤豆二七枚著井中辟温病甚神効與龍魚河圖語少異故重出

又曰正月七日男吞赤豆七枚女吞十四枚童年無病益部耆舊傳曰朱倉守卿雲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糴小豆十斛屑之爲糧閉戶精誦寧於之歛得米二十石倉

不受一粒

陳留耆舊傳曰小黃恒牧為都尉功曹與郎君共歸鄉里為赤眉所得欲殺啖之牧求先死賊義釋之送豎豆一斛又曰八月雨為豆花雨

廣雅曰大豆菽也小豆荅也都合山 豆豌豆留豆也

胡豆雙音也 豆角謂之菘其葉謂之藿也巴菽巴

豆也

廣雅曰重小豆一歲三熟味甘白豆麤大可食刺豆亦可食種豆苗似小豆紫華可為麵生朱提建寧胡豆有青有黃者

鄴中記曰石虎諱胡物皆改名胡豆曰國豆

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南陽雨豆光武建武三年春繼一疋易一斗豆夏野生旅豆民收取之明帝永平十八年

下邳雨大豆似槐實

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頃離豆見日即傾業食者歷歲不飢豆莖皆大若指而緣一莖爛漫數畝

博物志曰左元放度荒年法擇大豆麤細調均種之必生

者熟援令有光使煖氣徹豆心先一日不食以冷水頓服

三升服訖其魚肉菜果酒醬鹹酢甘苦之物一不得復經

口渴則飲水慎不可煖飲初小困極數十日後體力更壯

健不復思食大較法服三升為劑亦當隨人先食多少增

損之歲豐欲還食者煮葵子及脂蘇肥肉羹漸飲之須

豆下乃可食豆未下盡而食實物腸塞則殺人此未試於

又曰人食豆三斗則身重行止動難恒食小豆令人肌燥

麤理

本草經曰大豆黃卷味甘平生平澤治濕痺筋攣膝痛生

大豆張騫使外國得胡麻胡豆或曰戎菽塗癰腫煮汁飲之殺鬼毒止痛赤小豆下水排癰腫血生太山
 吳氏本草曰大豆黃卷神農黃帝雷公無毒採無時去面
 野得前胡烏喙杏子牡厲天雄鼠屎共蜜和佳不欲海藻
 龍膽此法大豆初出土黃芽是也生大豆神農岐伯生溫
 熟寒九月採殺烏頭毒並不用玄參赤小豆神農黃帝鹹
 雷公甘九月採小豆花一名應累一名付月神農甘無毒
 七月採陰乾四十日治頭痛止渴
 魏王花木志曰交州記木豆出徐僮間子美似烏頭大葉
 似柳一年種數年采
 唐明皇雜錄曰盧懷慎清貞素不營產業常器重宋璟及
 盧從愿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菜數俎
 而已此外脩然無辨

孔融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
 傷烈士之心今與豆三斛後乏復言
 曹子建鷄雀賦曰言雀者但食牛矢中豆馬矢中粟
 葛龔薦戴昱曰兄弟同居二十餘年及為宗老所分昱持
 妻子逃舊業入虞澤掃穫野豆以自賑給

麻

毛詩黍離丘中有麻田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禮記月令曰仲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鄭玄注曰
麻新
爾雅曰麇菜實孫炎注曰麇
麻子音汾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麻必莖以長疏節而危陽小本而莖
堅厚稟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蝗蟲不食麻節也

東觀漢記曰周黨遺閔仲叔生麻叔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此言其苦也齊書曰宣帝陳皇后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驚因此豐足

淮南子曰三秋之月天子衣白衣乘白輅食麻與犬

又曰汾水濛濁而宜麻

王子年拾遺記曰有飛明麻葉黑實如玉風吹之如塵亦名明塵麻

又曰東極之東有紫麻粒如粟色紫迳為油則汁如清水食之目視鬼魅又有倒葉麻葉如倒莖色紅紫亦名紅冰麻言冰麻乃有實食之顏色白潔大甲豆鹽鐵論曰大夫李斯與鮑丘子俱事孫卿鮑丘飯麻蓬黎脩道白屋之下李斯為秦丞相終致五刑

本草經曰麻子味甘無毒主補中益氣令人肥健

養生要集曰麻子味甘無毒主補中益氣服之令人肥健麻子一名蕢一名麻敦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一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二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二
 百穀部六

金澤文庫

黍 稌 梁 東菴

尚書君陳曰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又盤庚曰若農不服田畝罔有黍稷

尚書大傳曰夏昏火中可以種黍

韓詩曰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韓君注曰詩人求已
彼黍乃以爲稷
 毛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又甫田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薿薿盛兒也

又魚藻黍苗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謂之苗

儀禮婚禮曰贊設黍于醬東

又特牲饋食禮曰佐食搏黍投祝祝以授尸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農乃登黍

又曲禮曰黍曰薊合謂之黍

又內則曰羊宜黍豕宜稷

左傳昭公曰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杜預注曰黑牡秬黍也司寒北方玄冥之神也故物皆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以上黍

春秋佐助期曰黍神名侑依蘭郝

春秋說題辭曰精移火轉生黍夏出秋收杜預注曰去春書曰黍之言暑也必須暑改得陰乃成也

黍者緒也故其立字禾入米為黍為酒以扶老為酒以序尊卑且禾為柔物亦宜養老也

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稗二米郭璞注曰秠亦黑黍但中與黑黍或三四實一黍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是也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說桓公曰古者封禪鄗上黍所以為盛應劭注曰鄗上山地音囉

漢書曰冀州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

後漢書曰承宮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

晉書曰劉聰時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准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飢甚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苻堅譙羣臣于釣臺祕書侍郎趙整以墜頗好酒因為酒德之歌曰穫黍西秦採麥東

齊春封夏發鼻納心迷
 隋書曰李士謙隱居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
 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
 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
 又曰李士謙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
 於親賓來萃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
 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誼亂嘗集七謙
 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
 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
 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
 聞而自責曰何乃為人所踈頓至於此
 唐書曰德宗以中和節令文武百辟進農書獻糧種及
 是百寮始進兆人本業三卷司農獻粟及黍各一斗

韓子曰韓昭侯之時黍種嘗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廩吏果
 竊黍種而糶之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黍膏稷

又曰魚山有人一目是少昊子食黍

韓子曰吳起攻秦小亭倚一車轆北門外令曰能徙此於
 南門外者賜上田上宅及有徙者賜如令俄又置一石赤
 黍東門外令曰能徙此於西門外者賜如初民爭徙之乃
 下令曰攻亭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於是攻
 之一朝而拔

淮南子曰冬三月天子衣黑衣乘玄駱玄馬黑驢食黍與蔬

黍蔬水類

又曰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無不獲稷
 樹恩者無不報德

又曰渭水多力而宜黍

淮南萬畢術曰取麥門冬赤黍漬以狐血陰乾之欲飲酒取一丸置舌下酒吞之令人不醉麥門冬赤黍薏苡為丸令婦人不妬

白虎通曰清明風至則黍稷滋閭闔風至則種宿麥黍抱朴子曰張子和丹法用鉛朱砂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中也

紀年書曰惠成王八年雨黍

國語曰子餘使公平賊黍苗黍苗小雅其詩曰芘芘黍苗陰雨膏之子餘曰

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癘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為祭主

家語曰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謂川之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之公曰黍者所以

雪桃非為食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黍者五穀之長郊社宗廟以為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以貴雪賤也今以五穀之長雪五果之下者從上雪下也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搏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不噉北縣切而香如此者不錫音退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遂長葉高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令而不香令新也

又曰今以百金與搏搏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也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

又曰飯之美者南海之秬秬黑黍揚泉物理論曰梁者黍稷之摠名

崔寔四民月令曰四月可種黍謂之上時

汜勝之書曰黍者暑也種必待暑先夏至二十日此時有雨強土可種黍畝三升黍心未生雨灌其心心傷無害凡種黍皆如禾欲疏於禾

禰衡別傳曰十月朝黃祖在艤衝舟上會設黍臠衡年少在坐黍臠至先自飽食畢搏以弄戲其輕慢如此

劉向別錄曰傳言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生黍到今名黍谷焉

列女後傳曰東平衡農師太尉薨農欲奔赴無糧自致妻願從行行止紡績庶以自資行到聚亭遇天霖雨留獨孤

母舍母舍後有空園農曰此園可以種黍從求分種之獨孤母曰此久廢園唯恐生力劣手不多耳何分之有乎農

遂與妻斬荆棘種之黍將熟獨孤母乃更曰黍當分農欲

委去妻曰不如收歛以遺之安其意然後乃去農遂從之

後遂獨孤母以昔黍歸農遂不肯取

說文曰秬黑黍也一稔二米所以釀鬯也黍禾屬黏者以

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為酒

廣雅曰粢黍也黍穰謂之稊音

崔豹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長安雨黑黍粟如禾和帝

元興元年黑黍穗一禾二實或三四實生在城得粟三斛

八斗以薦宗廟

廣志曰有牛黍有稻尾秀成赤黍有馬革大黑黍或云秬

黍有溫屯黃黍有嫗亡鷓鴣之名

吳氏本草曰黍神農甘無毒七月取陰乾益中補氣

京房易妖占曰天雨黍粟大人出走

荆楚歲時記曰十月一日黍臠俗謂之黍之歲首未詳黍

臠之義今北人此日設麻羹豆飯當為其始熟嘗新耳
博物志曰地節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地

稌

范曄後漢書曰烏九國其地宜稌

穆天子傳曰天子至赤烏赤烏獻稌麥百載

廣志曰有赤稌有白黑青黃鶯領凡五種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稌

說文曰稌糜也

崔豹古今注曰糜稌也

梁

禮記曲禮曰祭宗廟之禮梁曰藭箕

又郊特牲曰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

爾雅曰藭赤苗芑白苗郭璞注曰藭赤粱粟芑白粱粟皆好藭也捷為舍人曰別米赤白苗

也又曰是伯夷所食首陽草也

廣雅曰藭梁木稷也

續漢志曰桓帝之初京都童謡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

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閒河閒姪女工數錢

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春黃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

丞相卿怒城上烏者處高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歛

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言蠻夷叛逆父既為軍吏子弟又為

卒徒往擊之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討胡既死矣

後又遣百乘車往也車班班者言乘輿班班入河閒迎靈

帝也姪女工數錢言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錢以

為堂室也石上慊慊者言太后雖積金錢猶慊慊常苦不

足使人春黃粱而食之也我欲擊之者言太后教帝使賣

官受錢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鼓求見卿懸鼓者復怒

而止我也

唐書曰涼州都督計欽明嘗出按部有吐蕃數萬奄至賊下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賊將欽明至靈州城下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城內有美醬乞二升梁米乞二升墨乞一挺是時賊營中四面阻泥河唯有一路得人欽明詐乞此物以喻城中翼有簡兵練將候夜掩襲城中無晤其旨者尋遇害

淮南子曰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熹衣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

又曰玳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粳糲粱之飯藜藿之羹糲也文繡狐白人所好也而堯布衣撝形鹿裘禦寒

國語曰欒伯謂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
呂氏春秋曰吳起為鄴令民歌之曰終古斥鹵生稻粱

楊泉物理論曰粱者黍稷之惣名也

神仙傳曰吳孫權時有一人種粱在山中患猿猴食之問介象有道聊從乞辟猿猴法象告之無他法也汝明日往粱所望見羣猴方往時便大喚語之言以白介君使猿猴莫復來食粱此人倉卒直謂象欺弄之明日視粱遇羣猴適欲下樹試承象語語猴即各還山去遂便絕跡

廣志曰有具粱解粱遼東赤粱魏武帝以為粥
本草曰白粱味甘微寒無毒主除熱益氣有襄陽竹根者

最佳黃粱出青巽
楚辭招菟曰稻粱穉麥挈黃粱挈稜也以黃粱和而糲且香滑

傅休奔雉賦曰飲以華泉之水食以玄山之粱
左思魏都賦曰雍丘之粱

東薺

魏書曰烏丸地宜東蕎 東蕎以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也

廣志曰東蕎色青黑粒如葵子幽涼并皆有之

西河語曰貸我東蕎償我白梁

上林賦曰東蕎彫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二

本草曰蕎麥謂之東蕎其葉如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也
廣志曰東蕎色青黑粒如葵子幽涼并皆有之
西河語曰貸我東蕎償我白梁
上林賦曰東蕎彫胡
東蕎謂之東蕎其葉如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也
廣志曰東蕎色青黑粒如葵子幽涼并皆有之
西河語曰貸我東蕎償我白梁
上林賦曰東蕎彫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三

飲食部一

酒上

世本曰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

戰國策曰帝女儀狄作酒而進於禹

春秋緯命曰凡黍為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麴釀黍為酒

麴陰也是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相感皆據陰也
相得而沸是其動也凡物陰陽相感非唯作酒

釋名曰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澤久而味美也亦言蹴也能

否皆強相蹴持也又入口咽之皆蹴其面也

說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日造也吉凶所

起造也

又曰醪音途酒母也醴酒一宿熟也醪汁滓酒也耐三重之

酒也醕薄酒也醕首酒也

酒經曰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

薺胡板反甜醪音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

周禮天官甸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

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醕齊五日沇齊

以節度作之故以齊為名泛者成而滓浮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矣盎猶翁也

成而色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鬱白矣醕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沇者成而滓沉如今造清酒矣辨三酒

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昔酒久酒今之釀酒也

也清酒今之冬釀夏成者也禮記月令孟冬日是月也乃命有司秬稻必齊麴蘖必時

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酒官

監之無有差貸有司謂煮酒之官六物者一曰秬稻二曰火齊命酒官監之無有差貸謂失誤善惡

又曲禮曰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進受於尊所受降席拜長

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

又檀弓曰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盈平公飲酒師曠李調

侍鼓鍾樂作也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寢方杜

蕢入寢厯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

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三酌皆罰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

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謂始來入時開爾飲曠何也曰

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紂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知悼子在

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曠也大師也不以詔

是以飲之也詔告也師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喪臣也

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言調食酒食喪也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

飲之也防禁放溢又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酒如肅二

爵而言言斯言言和禮已三爵而油油油油說以退禮飲

爵則殺

又樂記曰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

流生禍也以穀食豕豕曰豢為作也言豢豕作酒本是故

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

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禮百拜以喻多

又坊記曰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曰陳公子完奔齊桓公使為正卿辭

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

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淫樂也

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又宣公上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

之右車趨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

又成公下日鄢陵之戰楚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

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

待乃宵遁

又襄公二十三年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

立之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

紇為客為上既獻已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酒潔

復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及旅而召公鉏禮畢

而通行使與之齒季孫失色

又昭公十二年曰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荀吳投壺

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寡君中此為

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

與君代興代更亦中之

又哀公下日齊子我夕夕視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

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詳病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

沐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又曰衛侯占夢變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不

得與卜此人比而告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占託而夢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毛詩國風日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又小雅魚藻日王在在鑄豈樂飲酒箋云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

王何所處乎處於鑄京樂入音之樂與群臣飲酒而已又小雅日伐木許許醴酒有藇以筐日醴以藪日清藇美貌

又日有酒湑我無酒醑我酒則湑會之王無酒醑買之要欲厚於族人尚書酒誥日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忠庶邦庶士

越少正御事朝夕日祀茲酒文王告眾國眾士朝夕勅惟之唯祭祀用此酒不常飲惟

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

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

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自成湯咸至于

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棊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日其

敢崇飲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厥或誥日群飲汝勿佚

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盡執拘群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

論語日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

禮記外傳日五齊三酒皆供祭祀之用五齊尊而三酒卑

所以明齊者酒人和合之分劑之名也一日泛齊酒之初

泛者泛泛然二日醴齊醴體也汁滓未相同三日盎齊俗為自醪四日醕齊醕也今之甜酒也五日沈齊名醕酒之狀如葱白色今

名醕酒之狀如葱白色今四日醕齊赤色在自五日沈齊名

澄齊實長廟中酌獻尸相酬酢之用及三酒者列於堂下臣

下相酌酬酢之用一日事酒一名醕酒新成者酌飲有事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三

三

謂廟中助祭親事者也廟中有助祭親事者為榮二曰昔酒成而色白謂舊醪三日

清酒味醇厚史記曰秦繆公亡善馬歧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

人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善肉不飲

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

又曰高帝除秦苛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高帝患之叔

孫通知上益厭也說上願與諸弟子共起朝儀漢七年長

樂宮成群臣皆朝十月復置法酒諸臣侍坐殿上皆伏以

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

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失禮者高帝乃曰吾今日知為

皇帝之貴也

又曰沛公先入關屯霸上項羽至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

人言於羽曰沛公欲王關中羽大怒欲擊之沛公因項伯

見羽羽留沛公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

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增數曰項王舉所佩玉

玦示之者三項王默然項莊入以劍舞欲因擊沛公張良

至軍門見樊噲曰甚急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

戟之衛士欲止不內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披帷

西向而立眼目視項王項王按劍而聽曰客何為者良曰

沛公參乘樊噲也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樊噲

飲之王曰賜之彘肩則有一生彘肩噲覆盾於地拔劍切

而啗之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又曰曹參代蕭何為相一遵何約束日夜飲淳酒卿大夫

及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言至者參輒飲醉之終莫得言

丞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

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請按之參乃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

又曰高祖過沛置酒自擊筑為歌使沛子弟佐酒

又曰高后與諸呂劉氏大臣宴飲令朱虛侯章為酒吏章

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后可之酒酣諸呂有一人醉

亡酒章追斬之后與左右皆大驚也

漢書曰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

衰養病百福之會

又曰百末旨酒百華之布蘭生芬芳布列若蘭之生也

又曰于定國飲酒至石不亂益精明

又曰陳遵字孟公每大飲賓客閉門取車轄投井中雖有

急終不得去

又曰張讓專權孟他以蒲桃酒一斗遺讓拜他為涼州刺

史

後漢書曰光武詔馮異歸家上豕使太中大夫賁牛酒令

二百里內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

又曰寇恂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交歡

又曰魯恭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憙慕

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問遺也

又曰汝南太守歐陽歙請鄧暉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

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饗禮訖歙教曰西

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奸凶不嚴而理今

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初嘉厥休牛酒養德主

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暉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

禮儀者觥也司正主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案延資性貪邪

外方內圓言延外示方直而實柔弱也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

怨慝並在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旣無君又復無臣憚敢再拜奉觥歎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歎意少解日實歎罪也敬奉觥

又曰張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府奉酒上壽極歡醉衆人皆慶羨之及父卒既葬詔遣使資牛酒爲釋服又曰大將軍表紹摠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勗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

魏志曰徐晃破關羽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又曰呂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疋客悉驅馬云向沛

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猪未飲食先持半猪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猪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

又曰邴原初辭家求學原舊性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閒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則師韓子助穎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士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日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以飲讌於是安坐飲酒終日不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四
 飲食物部二
 酒中
 魏略曰太祖時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為賢
 人清酒為聖人
 又曰王陵表滿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
 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
 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朝問
 以方事以祭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
 慰勞遣還
 又曰華歆能劇飲至不餘不亂眾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
 為異
 又曰烏桓東胡俗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蘖常仰中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四
 飲食物部二
 酒中
 魏略曰太祖時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為賢
 人清酒為聖人
 又曰王陵表滿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
 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
 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朝問
 以方事以祭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
 慰勞遣還
 又曰華歆能劇飲至不餘不亂眾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
 為異
 又曰烏桓東胡俗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蘖常仰中國

九州春秋曰曹公制酒禁而孔融書嘲之曰夫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先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之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郝憲知旨以免融官

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令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唯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亦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

又曰孫權常令中書郎詣顧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郎退造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

又曰孫權嘗命諸葛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擁旌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

又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爲前部督受勅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肴寧乃特賜手下百餘人食之畢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不肯時持寧引刀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都督見寧色厲卽起拜持酒及通酌兵各一兩盃至二更時衛校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

又曰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不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韋曜素飲酒不過三升初見禮

異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茗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強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尅發擿私短以爲歡笑焉

又曰笮融督廣陵運漕大起浮圖祠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萬計蜀志曰簡雍拜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於道謂先主曰彼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晉書曰王戎嘗如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昶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

惟公榮可不與飲

晉書曰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以酒八斗飲之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

又曰陸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又曰阮孚爲散騎常侍以金貂換酒爲有司所彈

又曰謝弈爲相温司馬謂之方外司馬因以酒逼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何由得相見弈遂引温一兵卒於廳事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惟

又曰陸納字祖言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熟辭相温因問温曰公致酒可飲幾升食肉多少温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自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

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日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
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乃協任座及受禮唯
有酒一斗鹿肉一拌座客駕愕納徐日明公近云飲酒三
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溫及賓客並歎
其真率溫更勸中廚設精饌酣宴極歡而罷
又曰何充字次道能飲酒雅爲劉恢所貴恢每云見次道
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
又曰陶侃飲酒有常限歡有餘而限已竭躬浩更勸少
進侃悽然曰年少時嘗誠之乃已
宋書曰王弘爲江州刺史欲識陶潛不能致也潛嘗往廬
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遺酒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
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輦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亦
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

後爲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延之臨去留二萬
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
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
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
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
如此郡尉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着之
又曰顧憲之爲建康令清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
飲酒者醉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又曰孔顛爲江夏內史性便酒每醉輒彌日不醒居常貧
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爲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
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事醒時判決未
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
醒也

又曰顏延之好騎馬遨遊里巷遇舊知輒據鞍索酒得必
傾盡欣然自得
又曰沈文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
亦至三斗常對食晉日而視事不廢
又曰袁粲爲丹陽尹嘗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
便呼與飲酣明日此人謂被知願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
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又曰蕭思話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
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閒意
又曰彭城王義康傳曰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爲長文帝所
親敬上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頓首悲不自勝上不
曉其意起自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
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

寧陵即封所餘酒賜義康曰會稽姑飲憶弟所餘今封送
車子義康小字也

齊書曰高帝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遊玄圃園長沙王晃
捉華蓋歸川王暎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
行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王劭則自捧肴饌高帝大飲賜
武帝已下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去

又曰謝朓爲吳興太守與弟瀟於征虜渚送別朓指瀟口
由此中唯宜飲酒瀟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瓊沉
昭略交飲各至數斗朓既至郡致瀟數斛酒遺上曰力
飲此物勿豫人事瀟嘗與劉俊飲推辭久之俊曰謝莊兒
不可云不能飲瀟曰苟得其人自可沈湎千日俊甚慙無
言

又曰王琨儉於財用酒不過兩爵輒云取酒難遇之

梁書曰初梁武帝撻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深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席之美也又曰陰鏗嘗與賓友飲宴見行觴者因廻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擒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

又曰張纘爲湘州刺史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尔夜便卒規恨纘悲慟而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

爲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平東賊張纘南史曰南海有頓遜國在海崎上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瓮中數日而成酒又變美酒

後魏書曰太宗引崔浩論事語至中夜太宗大悅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又曰高允被勅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

又曰胡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常祭之前則先求旨酒時燉煌泥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論者以潛爲君子

又曰李元忠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崩弃官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濁酒以奉迎

神武聞其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
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豪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
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
又曰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宋遊道曰此人是遊道邪常
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
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爲人
合飲此酒
又曰魏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
朝廷中有能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
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
臣所謝賜物千段乞以廻賜帝又褒美之
又曰劉藻字彥先父宗之廬江太守涉獵群籍美談笑善
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藻爲平東別將辭於洛水之南

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占人度亦不留
賊虜而陛下輒當釀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
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
又曰裴粲傳曰元顥入洛以粲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
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爲中書令
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
海入朝暫竊神器尔日卿誠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於往
情粲曰北海志在沉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温克臣敢
獻微誠帝曰甚愧來譽仍爲命酌
又曰齊郡王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
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盜竊
求乞婢侍卒不能禁
又曰阮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常於

室內置酒十餅餘一餅上皆加帽欲戲乎孚適入室見卽
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
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
北齊書曰段韶尤嗇於財雖親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孫
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
杯酒

又曰高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拘儉節與光州
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欵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
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

又曰齊河南王孝瑜武成禮遇特隆帝在首陽手勅之曰
吾飲汾清二盃勸汝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也

又曰齊皇甫亮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勅下司
各列勤墮亮三日不上省文宣王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

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實優容之

又曰周文帝聞韋叟養高不仕辟之不能屈明帝卽位禮
敬逾重乃爲詩願時朝謁帝大悅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
斗號之曰逍遙公

唐書曰定州摠管李玄通性剛烈無所屈撓初城陷爲劉
黑闥所囚其故吏有以酒食餽之者玄通謂之曰諸君哀
吾困辱故以酒食來相寬慰耳吾要當爲諸君一醉可乎
遂與樂飲因請劍起舞舞畢以劍潰腹而死

又曰蒲桃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貢獻及破高昌收馬乳
蒲桃實於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上自損益造酒酒成凡
有八色芳春酷烈味兼醜盎旣頒賜羣臣京師識其味
又曰麟德元年九月壁州刺史鄧弘慶制酒令平索看精
四序

又曰張鎮州拜舒州都督舒州卽其本邑鎮州乃多市酒肴就望江舊宅盡召故人親戚與之酣宴散髮箕踞躑躅音之歡十日贈以錢帛旣而垂泣謂親賓曰比者張鎮州與故人爲歡今日以後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不得交遊因與之訣自是親戚有犯法一無所縱州境因茲肅然

又曰李景伯景龍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嘗與宰臣貴戚內宴酒酣遞唱迴波樂甚誼雜失禮次至景伯歌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禮飲只合三爵君臣雜混非宜席爲之散時人稱之

又曰李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延無留事

管子曰桓公飲管仲酒仲弃其半公問其故對曰臣聞酒

入舌出舌山言失言失身弃臣弃身不如弃酒桓公笑焉

晏子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之家晏子立於門口國得無有故乎君今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臣不敢與焉公乃移於司馬穰苴之家穰苴荅如晏子公復移於梁丘據據左執琴右擁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無彼二子何以持國無此一臣何以樂身

孫卿子曰醉者越百步溝以爲跬步也俯而出城門以爲方丈之門酒亂其神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五
飲食物部三
酒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有諺云堯舜千
鍾孔子飲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
子何辭焉子高曰以予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飲酒
列子曰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犯害
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
入乎其智是故選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况得
全於天乎
韓子曰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而歎曰其樂為人
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五

飲食部三

酒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有諺云堯舜千
鍾孔子飲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
子何辭焉子高曰以予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飲酒
列子曰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犯害
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
入乎其智是故選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况得
全於天乎

韓子曰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而歎曰其樂為人
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

避琴傷於臂公曰大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入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嘻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又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耻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又曰宋人有少者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亦自飲而盡之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廚有鼻肉搏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鼻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淮南子曰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

薄遂圍邯鄲後史天賦曰於無草而爲出西人不取不於抱朴子曰鄭君釀酒酒成因以附子甘草屑內酒中暴令乾如雞子大一丸投一斗水立成美酒

又曰葛仙公每飲酒醉常入門前陂中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到列州還大風仙公舡沒吳主謂其已死須臾從水上來衣履不濕而有酒色云昨爲伍子胥召設酒不能便歸以淹留也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曰爛腸之食韓詩外傳曰夫飲食之禮不脫屣而卽序者謂之禮跪而止半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醜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涵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醜不可以沈不可以涵

黃石公記曰昔者良將用兵人有饋一單醪者使投之於

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夫一單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為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賈誼新書曰晉師伐虢虢公出奔至澤中曰吾飢渴甚其御者進清酒殿輔問御曰汝何故諂諛曰恐君必亡所以備也虢公作色怒御者曰臣言諛也君所以亡者天下皆不肖疾公賢也虢公喜據軾而笑飢勑乃枕御者膝而卧御以塊代其膝而去虢公因餓死

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升不食五穀魚肉唯飲天酒忽有飢時向天仍飲好游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同生

又曰西北荒中有酒泉此酒美如肉清如錯其上有五罇取一罇復一罇與天地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不死不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重赤如肝頭日日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莫知也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恠氣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案地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去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蠶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疋後屬車上盛酒為此故也
說苑曰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文侯不盡公乘不仁舉白浮君也
又曰吳王從民飲酒子胥諫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射中其目白龍上告天王捨萬乘從布衣恐有射目之患也
論衡曰東風至酒湛溢按酒味酸從東方木也味酸故酒湛溢也

又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白觚聖人胷腹小大與人均等
若飲千鍾宜食百牛能飲百觚則能食十羊使文王身如
防風孔子身如長狄文王孔子率禮之人垂譽後世豈千
鍾百觚耶紂車行酒騎行炙二十日爲一夜按紂以酒爲
池因謂車行酒以肉爲林因爲騎行炙耳或是覆酒滂施
於地因爲池釀酒積糟因爲丘懸肉似林因言肉林
耳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還成都以所服鸚鵡裘就市陽昌
貫酒與卓文君爲歡
典論曰孝靈末百司酒酒千文一斗常侍張讓子奉爲
太醫令與人飲輒去衣露形爲戲樂也
又曰洛陽令郭琰家有巨億每暑召客侍婢數十盛裝飾
羅縠披之袒裸其中使進酒

又曰劉表有酒爵三大曰伯雅次日仲雅小曰季雅伯雅
容七升仲雅六升季雅五升又設大針於杖端客有酒輒
以刺之驗醉醒也

博物志曰劉玄石曾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飲
之至家大醉其家不知以爲死葬之後酒家計向千日往
視之云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又曰西域有蒲桃酒積年不敗彼俗傳云可至十年欲飲
之醉彌月乃解

古今記曰烏孫國有青田核得水則有酒味甚淳美如好
酒飲盡隨更注水隨成不可以久則苦不可飲名曰青田
酒

世說曰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其父晝寢因共偷服散酒父
時覺且託麻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父問其故

毓日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問會會曰偷酒乃非禮所以不
 拜毓日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問會會曰偷酒乃非禮所以不
 又曰阮籍遭母憂在晉文王座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座
 曰明公方以孝理天下而阮籍以重哀顯於公座飲酒食
 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
 共憂之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因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
 自若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
 或云籍與劉靈飲步兵廚中酒未盡並醉而物故
 皆好事者為之籍景元年卒太始中靈猶存焉
 又曰劉靈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室中人見譏之靈曰
 我以天地為棟宇室屋為禪衫諸君何以入我禪中
 又曰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
 乃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也張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郎時一杯酒

又曰阮宣子嘗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
 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又曰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
 逕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復乘駿馬倒着
 白接籬舉手語葛強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是其愛
 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
 堤皆種竹及長楸芙蓉覆水是遊宴名處山季倫遊此池
 未嘗不大醉而還桓
 曰此是我高陽池也
 又曰鴻臚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恒飲酒不見酒家
 覆餅布日月久則糜爛羣曰公不見糟中肉乃更堪久群
 嘗與親舊書云今年田得七百斛秬米不了麴蘖事
 又曰周顛字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還江東積年恒大
 飲酒嘗經三日不醒人謂之三日僕射
 又曰諸阮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開若集不復用常杯酌以

瓮盛酒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猪來飲酒去上便共飲之

又曰桓公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葦縣從事言至齊督郵言至葦上住

又曰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曾中壘塊故須澆之

覺形神不復相親言同相如唯有大阮曰三日不飲酒

離騷便可稱名士也宋明帝文章志曰阮籍酒一飲或連日不醒自號上頓也諺以大飲為上頓也

神仙傳曰孔元方者專修道術元方為人惡衣踈食飲酒不過一斗年百七十餘歲道成人或請元方同會人人作酒令次至元方作令元方無所說直以一杖拄地因把杖

倒堅頭在下足在上以一手持酒倒飲之人莫能為也

列仙傳曰酒客者梁市王酒家客也作酒常美且售萬錢有過逐之主人酒便酸敗

與苑曰有虹食薛願釜中水盡願輦酒飲之虹吐金滿釜因置豐富也

益部耆舊傳曰楊子拒妻劉臣公之女字奉漢有四男二女拒早亡教道閨門動有法則長子元琬嘗出飲酒自輿而歸母不見十日諸弟謝過乃見數責曰夫飲酒有節不至沉湎者禮也汝乃沉荒慢而無禮自為敗首何以帥先諸弟

郭仲產湘州記云衡陽縣東南有鄴湖土人取此水以釀酒其味醇美所謂鄴酒每年嘗獻之晉平吳始薦鄴酒於太廟是也

時鏡新書曰晉海西令董勛云正旦飲酒先飲小者何也
勛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以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
十州記曰瀛州有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斗輒醉令
人長生

南岳夫人傳曰夫人設玉于喬瓊蘇綠酒

孝子傳曰蔡順字君仲母飲酒吐嘔顛倒恐母中毒嘗母
吐驗之

楚辭曰蕙肴設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

又屈原曰衆人皆醉唯我獨醒漁父曰衆人皆醉何不鋪
其糟而歎其醕

梁四公記曰高昌遣使獻乾蒲桃凍酒帝命杰公迓之謂
其使曰蒲桃七是滂林三是無半凍酒非八風谷所凍者
又無高亭酒和之使者曰其年風災蒲桃不熟故駿雜凍

酒奉王急命故非時耳帝問杰公群物之異對曰蒲桃滂
林者皮薄味美無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風谷凍成者終
年不懷今臭其氣酸滂林酒滑而色淺故云然

嶺表錄異曰南中醞酒即先用諸藥別淘漉粳米曬乾旋
旋入藥和米搗熟即綠紛矣熱水澆而團之形如餠餠以
指中心刺作一竅布於簾席上以荷杞構葉罨之其體候
好弱一如造麴法既而以藤蔑貫之懸於煙火之上每醞
一年用幾箇餅子固有恒準矣南中地暖春冬七月熟秋
夏五日熟既熟貯以瓦甕用糞掃火燒之亦有不燒也大
抵廣州人多好酒晚市散男兒女人倒載者日有三二十
輩生酒行即兩面羅列皆是女人招呼鄙夫先令嘗酒盍
上白瓷甌謂之刮刮一紙三文不持一錢來去嘗酒致醉
者當壚姬但笑弄而已蓋酒賤之故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五
 民丈人除黃青日三二十
 夏正其癸亥歲以黃青日三二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五
 民丈人除黃青日三二十
 夏正其癸亥歲以黃青日三二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五
 民丈人除黃青日三二十
 夏正其癸亥歲以黃青日三二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六

飲食部四

嗜酒

傳曰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舍政

其內實遷于盧蒲嫫氏易內而飲酒舍封子慶封當國則以不自為政以付舍

傳曰鄭伯有嗜酒為窟室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

已朝者曰公焉在伯有為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皆

自朝布路而罷布路既而朝鄭伯有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

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

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傳曰齊惠樂高氏皆嗜酒樂高

皆出信內多怨說婦人言疆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夏有

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氏亦告鮑氏桓子授甲

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則皆將飲酒和子曰彼雖不信言彼傳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後漢書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又曰馬氏為人嗜酒闊達敢言開達大度也敢言謂時醉在御前面折回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魏志曰徐邈字景山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慎偶醉言耳坐刑後車駕幸許

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酒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又曰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少清白為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為壽春令令行風靡楊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為治中苗以初至欲往謁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豎之於墻下旦夕射之州郡鮮知其所為不恪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瓶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以飲之儻即往而啖肴膳酒有斟升減即隨益之不亦快乎

晉書曰光逸字孟祖遇亂避難渡江依胡母輔之初至屬

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栢彞阮孚散髮裸衣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人謂之八達又曰孟嘉爲栢温參軍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温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未得酒中趣耳又曰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唯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譏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宋書曰衡陽王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飲略少醒日文帝詰責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皆汝所請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雖奉旨酣縱不改成疾以至於終

又曰范泰初爲太學博士外弟荊州刺史王忱請爲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句及醒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誠其言甚切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

又曰劉邕穆之之子河東王歆之與邕俱嘗爲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俱豫元會並坐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不歆之因數孫皓歌荅曰昔爲汝作臣今爲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梁書曰王瞻爲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所舉其音多行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助瞻不廢簿領武帝每稱瞻有三術射碁酒也

南史曰陳暄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遍歷王公室沉湎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翼其諷

六平齋覽 卷八 四十一
諫暄聞之與秀書曰且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
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公亦稱耽嗜吾見張公時伊
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勝於往日老
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
夭吾此志耶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
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大原之氣
巋然巖成可怪吾既寂寥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
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女以飲酒爲非
吾以不飲爲過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
康成一日三百盃吾不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
斷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猶
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
干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干日而不飲不可一

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車侍中之
門陷池武陵之地遍布朝野自言憔悴丘也幸苟有過人
必知之吾平生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
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覆賈誼之慟哭者哉何
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觚杓汝寧與何同日醒與吾
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
將老焉

後魏書曰夏侯道遷長子史字元延歷鎮遠將軍南兗州
大中正史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口沽買飲噉
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餘疋穀食
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於是昏酣而卒初史與南人辛
謹庾遵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
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開耳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

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歡饗及史亡後三月土巳諸
人相率至史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
史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
耳後魏書曰李元忠徵拜侍中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干
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
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遊遨里門每
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
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
武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任以臺閣其子
揆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
射時宜勿飲酒

北齊書曰黃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知之子是高祖之
婿勢盛當時因退食之暇尋高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

重門並閉關鑰不通消難固請云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
豈有不參朝之理且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
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
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邪高季式死自有趣
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云
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爲我飲命左右賫車輪括消難
頸又賫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
而從之方仍俱脫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
所在內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輔政自魏
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輦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
就李式宅讌集其被優遇如此

唐書曰王源中爲戶部侍郎翰林丞旨學上性頗嗜酒嘗
召對源中方沉醉不能起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懷憂

殊無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終不得大任以眼病
求免所職
列子曰子產之兄公孫朝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
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正道之安危人
理之悔悵室內之有無九族之親疎雖水火兵刃交於前
不知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晉有羌人姚馥字世芬充廐馬圉每醉
中好言王者興亡之事常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蘖八
藪之木不足以爲蒸薪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恒言渴
於醉酒羣輩呼爲渴羌後武帝受以朝歌守馥辭願且爲
馬圉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
故使老羌不復呼渴固辭遷酒泉太守地有清池其味若
酒馥乘醉而拜受之

世說曰劉靈病酒渴甚從婦求酒持器泣諫曰君飲酒太
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靈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
鬼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從之靈跪而呪曰天生劉
靈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
引酒進肉隗然已醉
又曰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盃拍浮酒池中便
足了一生

使酒

史記曰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
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
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
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
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

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上嘿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巒之官。又曰孝武建元元年灌夫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飲酒輕重其平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撻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恨相知晚也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早臨武安許諾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侯與

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愕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驪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不得由此怨灌夫魏其後丞相娶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鄰魏其曰事已解強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

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嬰孫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灌夫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徽飲賓客醉歌言朝烹兩都尉游徽後來用調羹味游徽大怒縛捶數百魏志曰吳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大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其貴耻見賤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耶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

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肥卽自宜爲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說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劔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嚙喉咀汝不嚙牙何敢恃勢僞耶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耶質頽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愈恚還拔劔斬地遂使罷也吳志曰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起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拔劔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手殺善士讎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殺孔文學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德義欲與堯舜比隆曾何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

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也
又曰胡綜性愛酒酒後謹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
權愛其才不備責也
又曰凌統當擊賊圍先期統與督將陳勤會飲酒勤剛勇
任氣因督酒際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
折不爲具酒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荅衆因罷坐
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死及
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
一面應時破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
其果毅許以功贖罪
晉書曰庾純爲河南尹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
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嘗
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事不了是以來後世

言純之先嘗有五百者充之先有市魁者故充純以此相
譏焉充自以功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
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
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輔佐二世蕩平
巴蜀有何罪而天下謂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
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佐之因得出
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中侯印綬上表自劾
晉裴楷傳曰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裴楷志趣各異不
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常酣讌慢傲過度欲表免之楷
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乃止
又曰裴遐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
遐不即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
復碁如故其性和如是

宋書曰謝超宗爲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眞省常醉上
召見詔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
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謂其驕而謝曰
梁書曰蕭穎達出爲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
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觀之穎達大罵
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爲何忽復勸我酒舉坐
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沉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
法繩汝汝復何理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心愧之
又曰謝善勛飲酒至數升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
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
陳書曰柳盼爲散騎常侍性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
爲有司劾免於家
風俗通曰陳國有趙祐者酒後自相署或稱亭長督郵祐

復於外騎馬將絳幡云我使者也司徒鮑昱汝獄云騎馬
將幡起於戲耳無他惡意
又曰汝南張妙酒後相戲遂縛捶二十下又懸足指遂至
死鮑昱汝事云原其本意無賊心宜減死
風俗通曰巴郡宋遷母名靜往阿奴家飲酒遷母坐上失
氣奴謂遷曰汝母在坐上何無儀適遷曰腸痛誤耳人各
有氣豈止我遷罵奴乃持木枕擊遷遂死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六

